

道德的真诚如何促进真理的发现

——从冯契先生论“真与人生理想”说开去

吴根友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

摘要：作为认识论的“真理之真”如何转化为“价值之真”？道德的真诚如何促进真理的发现？作为哲学上的自由如何落实到具体的社会制度之中？

关键词：道德；真理；冯契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冯契先生是我非常景仰的前辈学者，思想家、哲学家。此生有幸，我的博士论文曾经受到冯先生的评审，并提出了令我长久思考的问题：那就是如何思考作为价值观的“真”？。正值冯先生诞辰 90 周年，逝世 10 周年之际，重读冯先生《人的自由和真善美》一书，对其第六章——真与人生理想，有特别的感触，于是写下我的一点读书感受，算是对冯先生生前提出的问题做出第二次回答，并以此文表达我对冯先生的缅怀之情。

一、作为认识论的“真理之真”如何转化为“价值之真”？

是与应当、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关系，是现代哲学和当代哲学的重要问题之一。有些哲学家在处理这一问题时，为了强调认识真理的客观性问题，比较重视真与美、善的分离。冯先生从自己特殊的人生经历出发，着重讨论作为认识论的真理之真如何与价值之真发生联系的。冯先生从三个层面分析了中国语言中真的涵义，第一层意思是真假之真，这是认识论意义上的真；第二层意思是真妄之真，主要本体论意义上的真。第三层意思是真伪之真，主要从人的德性角度来说的。

作为价值范畴的“真”，是如何地转化成价值范畴的“真”呢？这主要是利益。冯先生说：“真理性认识符合人们的利益、合乎人性的发展，它便不是‘光溜溜的真’，而且同时是好的、美的，于是‘真’便成为价值范畴。”^{[1] (p167)}

在冯先生看来，认识的全部目的都旨在真实而非虚妄地反映真实。“学知识、求智慧都江堰市旨在获得真理性认识，使主观与客观真实相符合，如实而非虚妄地反映真实——包括现实的真实面貌和人生的真实意义。”^{[2] (p167)} 而“无论哲学还是科学，作为智慧，既然是真理性的认识，如实地反映了真实，就具人符合人类利益，合乎人性发展的价值。”^{[3] (p168)}

人认识真理的基础是一个社会化的实践。在社会化的实践过程中，人的认识能力逐渐得

到提高。而且，在这一社会化的实践过程中，人认识真理并不是简单地发展了人的理性与逻辑思维，而是使人的整体精神都得到了提高。冯先生是这样说的：“在这个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人的精神整体——理性与非理性，意识和无意识得到表现，人的评价意识客观化为价值，从而在现实上打上了人的烙印，同时也提高了自己的能力、锻炼了自己的性情。……在评价经验与价值的创造活动中，人类实现了自我，培养、发展了自己的德性。”

[4] (p169)

正因为人的认识活动具有整体性的特征，关系到人的德性与人格的养成问题，所以真假问题和真伪就发生了联系。“当真理性认识化为理想，并得到实现，人凭着为我之物，同时也使自我之本质力量对比得到实现。”这种实现自我本质力量的过程，也即是人“在客观规律与人性发展的要求相统一的活动中”，实现了其自身的价值。而所谓“人的价值的实现”，即是“表现为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的人格”。这种人格不仅“知道”，而且“有德”。冯先生称这样的人格是“真诚、自由的个性”，而决不是伪君子，假道学。

以上是冯先生对作为认识论的“真理之真”如何转为“价值之真”的基本思想。

现在的问题是：冯先生为什么这样思考问题？

我的个人理解是：

其一，冯先生带有很浓的中国传统哲学“经世致用”的情怀，再加上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具有的实践性品格，主要阐述作为认识论的真理之真，如何对人们改造世界产生积极的作用。

其二，从中国哲学的自身发展脉络来看，宋明理学中的程朱理学传统，强调德性修养与求知活动的分离，提出了“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的命题。类似于今日的科学求知活动被他们看作是“雕虫小技”，搞科学研究被说成是“玩物丧志”，忽视科学对于人的德性修养的作用。而前近代以来的阳明哲学，近代之初的龚自珍、谭嗣同等人的哲学，都带有浓厚的唯意志论倾向，极容易将人引导到唯心论思考方向。冯先生的这一思考路径，其实是在总结宋明以来“近世哲学”的基础上，努力改变中国哲学习惯于以善为主导的传统，力求将善的追求建立在真的基础之上，包含着对传统哲学中道德修养理论中蕴涵的神秘主义观念进行批判的意味。因此，他着力地掘发“科学之真”对人的德性修养的积极意义。他说：“科学不仅是为人们谋福利的工具，而且还可以培养人的科学精神和理性力量。这正是人的德性的组成要素。” [5] (p168)

其实，冯先生在讨论认识论的“真理之真”如何转化“价值之真”的问题时，还涉及到了认识论的真理本身的纯粹性问题。由于人在认识过程具有复杂性特征，往往并不是出于纯粹地、无目的的要求认识事实的秩序，评价作为认知活动的组成部分，起着推动认识、提高

觉悟的作用。理论的理性不是“干燥的光”，它与情意互相促进。正是由于人的认识具有这种综合性的特征，在我看来，冯先生在此其实是告诉我们，人对世界、对自我、对自我与世界的关系三种对象的认识与把握，很难一下子做到纯粹的客观。但冯先生在该书中并没有从这个方面去论述认识论的“真理之真”的复杂性问题。我也就不在这里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我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是：从冯先生的这一思考路径作一转折，追问道德的真诚如何促进真理的发现？

二、道德的真诚如何促进真理的发现？

我的思考是从李贽开始的。李贽生活在晚明社会，其时的士大夫阶层由于受科举考试制度的影响，再加明代专制政治的高压，士大夫阶层普遍弥漫着一种道德的虚伪风气。作为异端思想家李贽，深深地厌恶这一社会现象，主张以道德的真诚来补救这一时代的偏颇。他提倡“童心说”，主张人要成为一个“真人”，要用“真人”的所思、所想，取代这个时代的士大夫们专替圣人立言的文艺与思想创作方式。李贽追求道德真诚的理想，与他所处时代之前或之后的部分士大夫追求自然与社会历史中的真理的活动，并没有发生直接关系。但从后来的研究者看来，我们可以从价值观的角度将他总结为一种“求真”的价值取向。

如众所知，李贽之后的中国社会，这种“求真”的价值取向在两个方向都未得到很好的展开。只是在“乾嘉考据学”之中，这种“求真”的价值取向得到了部分的发展，而且很多情况下是以一种歪曲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因为，在乾嘉考据学的风气下，这个时代先进的士大夫们，在做学问的过程中，都坚持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可是，他们的“实事求是”，在吴派汉学家与史学家，如惠栋、王鸣盛那里却变成为“求古”，如王鸣盛在评价惠栋与戴震时说：“方今学者，断推两先生。惠君之治经求其古，戴君求其是。究之，舍古亦无以为是”。（洪榜《戴东原行状》）^{[6] (p4)}即使在皖派汉学代表人物戴震那里，也无非是要探寻原始儒家的本意。他们的人文学研究只是在语言学方面，特别是在古音的审定方面才具有归纳科学意义上的“真”。

晚明混乱的社会状态并没有为人们追求道德的真诚提供历史的条件，满清贵族入主中原后建立起的满清贵族与汉族地主联合的专制帝国王朝，更没有为人们的真诚的道德生活提供应有的空间。因此，中国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在十七世纪后仍然没有获得自己应有社会空间，当然谈不上有什么重大的发展。而且，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更是进一步地沉沦。因此，当西方社会经过十七、十八、十九三个世纪近代文化的洗礼之后，以一种强劲无比的力量打破了中华帝国的美梦，也彻底地打败了中国人的精神。

那么，现在的问题解决了没有呢？我认为仍然没有解决。道德的真诚需要宽松的社会环境，需要健全的法治为人们自由的思想、自由的言说与自由的行动提供基本的生命保障。一个缺乏普遍道德真诚的社会，一定很难有真理的发现。真理的发现首先需要人们敢于说真话，能够说真话，乐于说真话。无论是关于自然的真理，关于社会的真理，还是人们关于自我认识的人性真理，都必需依赖一个自由与宽松的社会环境。无宁说，自由与宽松的社会环境是真理发现和真理发挥其社会价值的必要前提。因此，一个社会不能以制度的形式为个人保持“道德的真诚”提供起码的生存保障，这个社会就很难有真理的发现，尤其是很难有关于人文、社会科学的真理与人性真理的发现，自然科学的真理也就很难转化成价值的真理。

的确，真理性的认识是人实现自己理想的保证，即善必以真为基础。不符合真理的社会理想与个人理想，都不可能实现的。问题是，当一个社会不足以为人们的道德真诚提供基本的生存条件时，我们如何更多的能、更好的发现真理呢？又如何能将科学的真理转化成一个人生价值理想呢？

三、作为哲学上的自由如何落实到具体的社会制度之中？

冯先生的著作《人的自由和真善美》，书名起得非常地好！从语言的排列次序上体现了自由的优先性。不过从语法的角度看，则是讨论人的自由与真善美之间的关系，并不包涵自由的价值优先于真善美，或是实现真善美的前提的意思。尽管冯先生也注意到了人的自由与个人自由在社会实践中的重要作用，而且也注意到了“自由”概念在不同领域里的不同意义。如他说：“从认识论来说，自由就是根据真理性的认识来改造世界，也就是对现实的可能性的预见同人的要求结合起来构成的科学理想得到了实现。从伦理学来说，自由就意味着自愿地选择、自觉地遵循行为中的当然之则，从而体现进步人类要求的道德理想得到了实现。从美学来说，自由就在于在人化的自然中直观自身，审美的理想在灌注了人们感情的生动形象中得到了实现。”^{[7] (p27-28)}但冯先生就是没有谈自由在政治哲学领域里的意思，或者说没有谈作为政治自由的自由权如何保障人们在现实生活中自由地追求真善美的问题。冯先生虽然也谈到社会制度中的自由问题，但他是从历史哲学的角度来讨论的，把人的自由实现看作是一个历史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人类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发展”，而且，“在我们已经得到的自由王国之外，总还存在着必然王国。人的历史是一个不断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种发展是无止境的。”^{[8] (p31-32)}这样，在冯先生的哲学视野里，自由的现实性及其特定的历史起点问题就被省略了。这可能与冯先生哲学产生时代的语境有关。

在《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一书的下册，冯先生在评价戴震区分意见与真理的正确

哲学认识时说道：“他虽然正确地区分了意见和真理，提出‘解蔽’的主张，但只说‘心之所同然，始谓之理，谓之义’（《孟子字义疏证·理》），而不懂得通过不同意见的争论和实践的检验而达到真理的辩证法。”^{[9] (p1084)}这一批评非常准确、贴切。但问题是：如何一个社会不允许人们对认识的对象发表不同的意见，执政者以掌握真理自居，这种获得真理的辩证过程就根本不存在。戴震所处的时代哪里能获得这种争论的权利呢？因此，人的自由和真善美的问题，就不只是一个哲学的认识论问题，而且也是一个社会哲学、政治哲学的问题。

不过，冯先生还是从理论上总结了现当代中国哲学理论中对个性忽视的不足之处，看到个人自由、个性自由的重要意义。他认为，从 1930 年以后，中国的一些理论家“在理论上把集体主义与个性主义对立起来，终于导致了一种片面性：在对待人的价值、人的理想方面，过分强调社会价值，忽视自我价值；对于‘自我’，注意其本质规定，忽视作为一个个具体存在的自我；强调自我改造，而不敢讲或很少讲实现自我、发展自我。”^{[10] (p195)}而出现这种理论认识偏差的原因是：一方面是商品经济不发达，缺乏民主制度和民主生活习惯，也与中国传统思想影响相联系。另一方面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关。前苏联正统派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实践上对自我与个性都有所忽视。

针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人学理论上的缺陷，冯先生提出了“改造世界，发展自我”^{[11] (p197)}的提法，并对理解“自我”提供了一个理论的出发点：“应该把人当作目的，当作一个个独立的人格、这样才能自尊无畏，同时也尊重别。没有这个出发点，便不可能真正了解人。”^{[12] (p201-202)}很显然，冯先生的这种提法，是在继承了近代以启蒙哲学精神基础之上，结合中国哲学的自身特点，对“自我”问题做出了当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确规定。这是当时语境下，冯先生对于个性自由重要性所作的最为精彩的阐述。

结束语：

冯先生在 20 世纪九十年代的前期，敢于冲破一些人为设置的理论禁区，以一个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大无畏精神气概，对自由问题做出了极其深刻而又系统地哲学思考，为当代中国哲学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记得 1995 年冯先生在上海《学术月刊》第六期上发表了《智慧的探索——〈智慧说三篇〉导论》一文后，业师萧蓬父先生大约在几个月后的一次私人谈话中非常不满地说道，《新华文摘》为何不转摘这样的文章？十年以后，再回味当时与萧先生的说话场景，我猜想，其重要原因就是冯先生在该文中表现了一个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独立、自由的思考精神！在冯先生逝世十周年之际，谨以此不甚成熟的哲学思考，表达我对冯先生的深切缅怀之情。

参考文献:

- 1 冯契文集（三）[M]. 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1996. 167、168、169、27—28、31—32、195、197、201—202.
- 2 张岱年主编：戴震全书（七）[M]. 安徽：黄山书社，1997. 4.
- 3 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下）[M].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1084.

注释:

- 1 冯契文集第三卷《人的自由和真善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167页。
- 2 同上书，第167页。
- 3 同上书，第168页。
- 4 同上书，第169页。
- 5 同上书，第168页。
- 6 《戴震全书》第七册，张岱年主编，黄山书社，1997年版第4页。
- 7 《人的自由和真善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7—28页。
- 8 《人的自由和真善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1—32页。
- 9 《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84页。
- 10 《人的自由和真善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95页。
- 11 《人的自由和真善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97页。
- 12 《人的自由和真善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01—202页。

How to Promote The Discovery of The Truth Through The Moral Honesty? ——From Mr Fengqi discussing the truth and the life ideal

Wu genyou

(Wuhan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Abstract: How to turn the truth of the truth into the truth of the value? How to promote the discovery of the truth through the moral honesty? How to apply the freedom of Philosophy to the concrete social system?

Key words: morality; truth; Fengqi

收稿日期：2006-3-4

作者简介：吴根友(1963-)，1992年在武汉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现执教于武汉大学哲学系。
